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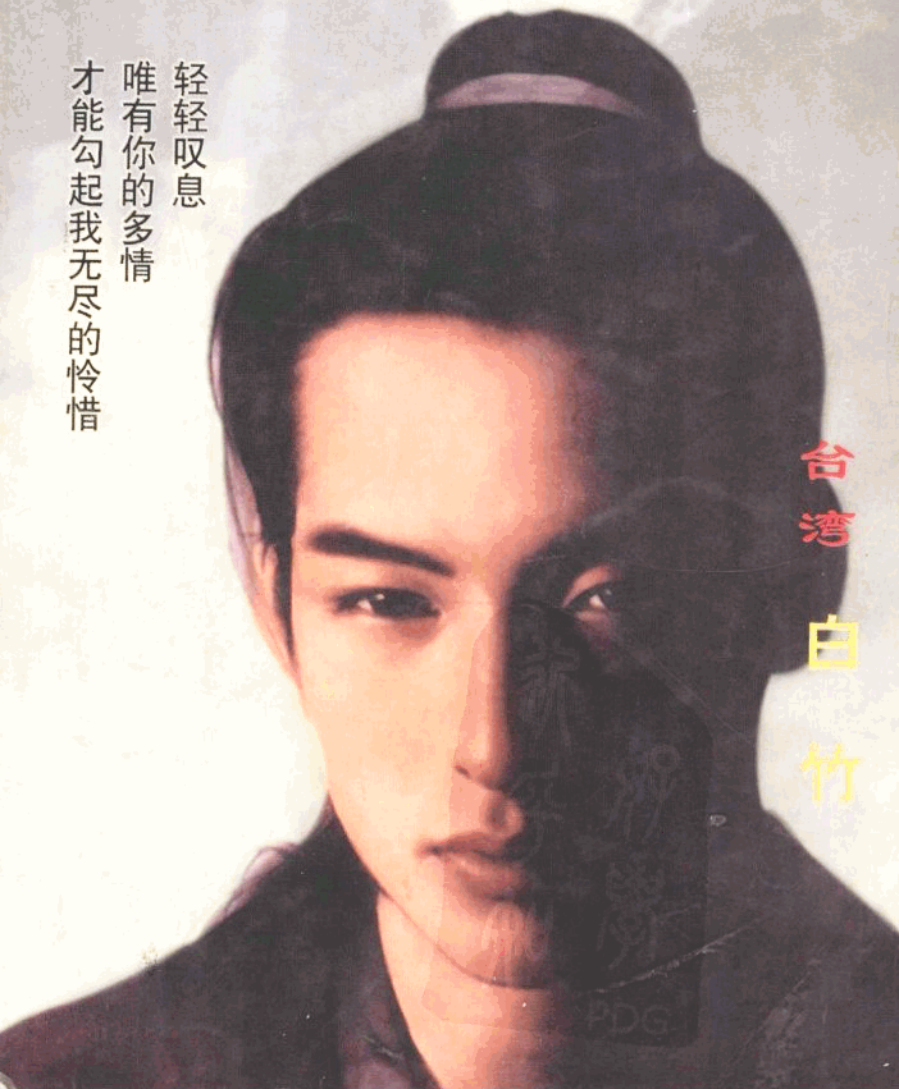


黛云远澹系列

# 魔魅公公

轻轻叹息  
唯有你的多情  
才能勾起我无尽的怜惜

台湾  
白竹



# 楔子

在天祈山的山脚下，有个隐密的洞穴，四周杂草横生，十分荒凉。在不甚宽敞的洞里挤满了十多人，他们全是“鹤剑山庄”遭灭门一劫死里逃生的人。

鹤剑山庄庄主杜箴青，武功高强，独门功夫鹤拳神剑在江湖上更是赫赫有名。他门下弟子众多，以经营木材、矿产为生，偶尔帮人护镖。由于风缘极佳，前来要求护镖的人愈来愈多，已成为山庄重要的营生之一。

杜箴青育有一子一女，女儿年前刚满十六便下嫁江南的夏家庄，儿子杜云罗则在十五年前便送至天山玉牧老人门下习艺。

众人对此十分好奇，凭杜箴青在武学上的造诣，足堪传授自己的独子，为何还将他送到遥远的天山？

事实上，杜云罗习武资质奇佳，八岁时便已

将鹤拳神剑学得炉火纯青，尽得其父真传。杜箴青不想让他的天资受限，便让他拜在玉牧老人门下，以求得更高深的武学。

这一去便是十五载，由于学艺艰辛、路途遥远，这十五年来杜云罗从未返家。杜夫人几回思念成疾，杜箴青总是安慰道：“别急，等云罗学成后便可返家，你就别再操心了。”

但可悲的是，正月十五刚过，大伙还沉浸在年节的欢愉氛围中，夜里，突然来了一批大内高手，二话不说，见人便杀，杜箴青虽奋力只抗，仍敌不过大内高手的凶残攻势，命丧黄泉！

他临断气前，以仅剩的内力在庭园大石上刻了“皇室”两字，另一角则沾血写了四个字。

数天后，由天山返家的杜云罗见到山庄里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，立刻怔愣当场，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景象。他忍泪含恨处理后事，这才发现其中尚有生还者。他先以内力制住他们伤势，再延医诊治，最后仅救回了十余人。

鹤剑山庄全庄共两百四十六人，最后只剩下十几位伤残者，怎不令他愤慨！不仅如此，庄内每个房间还被翻得凌乱不堪，难道对方是为了寻

找某样东西而痛下杀手？

可是鹤剑山庄从未与朝廷中人来往，更遑论竟牵扯上皇室？

这其中有许多疑问等着他解决，他定要以血洗血，以慰爹娘在天之灵。不过宫中权贵何其多，要找出发际有痣的人定不容易，再加上戴着官帽，若非极亲密之人定难发现。

“少爷，我们已经找到进宫的门路了，只是……”一名断了左臂的大汉走到他身边，支支吾吾地开口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杜云罗面无表情的等待下文。

“对方是宫里的太监总管，身分地位颇高，倘若少爷真要进皇宫，得……扮成太监啊！”大汉终于说出口。

“什么？要我表哥当太监，这怎成？”说话的人是杜云罗的表妹林依依。惨剧发生的那日，她正好外出，因而逃过一劫。

“依依说得对，我怎能当个不男不女的太监？”杜云罗眉一拧，性感的薄唇噙着一抹邪笑，好似他正在听一则笑话。

“少爷，您误会了。那位太监说您不用进敬事

魔魅公公

房，只是当个假太监。”大汉连忙解释道，声音略显颤抖。

少爷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都可令他打好几下哆嗦！少爷威严的特质与老庄主如出一辙，即使长年不在庄内，但举手投足间仍有着相似的影子。

杜云罗双眼微眯，挑高一眉，凝视着他紧张发抖的模样，“张叔，你为我们杜家鞠躬尽瘁，云罗感激不尽。再说鹤剑山庄已沦落至此，你们几位长辈弟兄仍念及情谊愿帮助我报仇，我不知该如何报答你们，今后与我说话可以放自然些。”

“是。”张穆恭敬的回答。

杜云罗摇头笑道：“对了，那位太监可靠吗？难道他不怕东窗事发，脱不了干系？”

“少爷，这事我已查过，那名太监年已七十，宫中的太监大都听他使唤。他也说了，待你一进宫，他便要告老还乡，不再当差。”

杜云罗沉吟片刻，有些不解的问：“他既已在宫中待了大半生的岁月，为何要在临老前冒这个险？”他向来谨慎，而且他们努力单薄，不能再出丝毫差错。

“因黎公公在未入宫之前，曾受过老太爷的救命之恩。”

“我爷爷？”

“是的，听说老太爷在黎家困厄时曾伸出援手，救了他们一命，还留下不少珠宝钱财，让他们日后衣食无虞。”

杜云罗点点头，转头唤道：“江誉，你回山庄的藏书房看看可有我爷爷留下的手札，这事得求证。行动得小心点，咱们绝不能再损兵折将了。”

“是。”江誉拱手躬身道。

待他离去后，杜云罗开口道：“倘若消息无误，就去告诉黎公公，我会以太监的身分进宫。”

“少爷，你一个人进宫危机重重，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着急啊！”另一人说话了，“如果你遇上麻烦，我们又如何得知？”

“是啊！表哥，你难得回来，我也不想离开你。”林依依初见十五年未见的杜云罗时已是芳心暗许，自是不希望他孤身涉险。

“对，少爷得考虑清楚，这太冒险了！”

一时间众人纷纷开口，大都为了杜云罗的安危着想，他的性命攸关山庄的重建与未来，绝不

可草率行事。

“各位放心，我会随时以飞鸽传书与各位保持联系，等我找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，定求各位协助。”

众人见他一脸坚决的模样，心知他是不会改变主意，无不在心里叹息。少爷为报仇雪恨到宫里做太监，即使是个假公公，仍让人忧心啊！

“那我呢？”林依依娇嗔道。

“你就暂时跟着张叔吧。等江誉回来，证明我爷爷的确对黎公公有救命之恩，我便直接进宫。你们可以做些小营生，静候我的消息。”

世事多变，此次进宫，连他也料想不到会遇上一位影响他一生的女子。

# 第一章

贺硕王府

贺惜惜坐在窗前，抬头望着夜空中灿烂星辰，心里却涌现一阵悲伤。

后天她就要到宫里让皇上挑选，她好怕自己会雀屏中选。

她不懂，皇上不是已经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难道还嫌不够？况且听阿玛说，皇上年近六十，这样的年纪足以当她爷爷了，她又怎能与他同床共枕，心甘情愿共度一生？

俗话说得好，侯门一入深似海，更何况是宫门。如果不幸被选为妃子，或许那雄伟殿堂便是她孤寂终老的牢笼。

“唉！”思及此，她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“惜惜，看你房里灯火还亮着，额娘不放心过来看看，怎么又听见你哀声叹气了？”贺福晋自然明白宝贝女儿在忧虑什么，但圣旨已下，他们又

魔魅公公



怎敢违逆？

“额娘，对不起，女儿不是故意要让您忧心的。”

话一说完，她原在眼眶中打转的泪终于滴落双颊，贺福晋见了好生心疼。自从惜惜得知这项旨意后，便郁郁寡欢，憔悴不少。

“其实你也不必太过忧心。听你阿玛说，这次选务官总共点了五十多名佳丽进宫，皇上就只选一位嫔妃，不一定会是你啊！”贺福晋尽力的劝慰着，不忍见女儿为此伤神。

“额娘，我真不明白，皇上嫔妃、子嗣众多，年纪也一大把了，为何还要做这种糟蹋姑娘的事？”贺惜惜气恼道。

“你这话千万别再说第二次了，这可是对皇上太不敬呀！其实皇上也很烦恼，虽然他膝下阿哥成堆，却没一个成才的。不久之前，皇上前来一位江湖术士为他批流年，那江湖术士说，皇上必须挑选新妃，此女将产下大清皇朝未来的天子。”

“天啊！皇上是一国之君，为何连这种事也信？说不定那只是江湖郎中的骗术罢了。”她真是不甘心，难道一个女人的一辈子就因那江湖术士

的一句话而毁了？

在所有王公贵族里，与她感情最好的便是皇上第五个女儿瑜格格，她常告诉她一些宫里可怕的争宠纠纷，所以她对进宫成为嫔妃一事向无好感。可惜瑜格格已在半年前嫁到颖禄王府，她们也已好些时日不曾联络，不然或许瑜格格会替她出些主意。

让贺惜惜不解的是，后妃间的勾心斗角只是为争得皇上的一夜宠幸。与皇上睡一觉真有那么好吗？还不是各作各的梦，为这种事争得头破血流值得吗？

而且如果真如那江湖术士所言，这次挑选进宫的新妃日后所生之子是未来的太子人选。可以想见，基于女人善妒的心理，此女在后宫的日子必是受尽欺凌。

她不要过那种日子，不要！

“惜惜，若你真被选进宫册封为妃，也是咱们贺硕王府的荣耀啊！你只要拿捏好皇上的性情，拿出对你阿玛撒娇的本领，一旦得到皇上的恩宠，更是无上的福气。”

“不！额娘，皇上不是阿玛，我撒娇不来，更

魔魅公公

何况他比阿玛还老啊！”贺惜惜直言无讳。

天真烂漫是她的优点，直接不矫情也是她吸引人的地方，更别说她长相妍秀绝尘，是众多贝勒爷、贝子们争相示好的对象。

“说得也是，皇上的年纪实在大你太多。不过，事情还未到不能转圜的地步，你也不用杞人忧天，早点休息。”贺福晋只能好言相劝，反正事情未到最后，一切仍是未知数。即便当真逃不过，也只得认命了。

多少百姓人家亟欲将女儿送进宫，倘能受到恩宠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正所谓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。但他们富贵人家早已熟稔这种官场与宫中生活的为难处，能避则避，否则伴君如伴虎，稍有差错便可能遭到打入冷宫的命运啊！

“额娘，我懂。”贺惜惜低垂着脸，心头有抹难言的痛苦，却不得抒发。但不愿让王爷、福晋伤心，她还是隐忍下来，宁愿自己忧心。

“对了，挑选那日该穿的正式服装我已经教人替你做好了，明天来额娘房里试试合不合身，若有不适合的地方还可趁早更改。”虽然女儿不愿参与，但既被选上就该用心以对，省得让别的王府

说闲话，到时候被冠上“大不敬”之罪，那可就糟了。

再说，众多佳丽争奇斗艳必是难免，穿得寒酸反倒引来注目，若因此让皇上注意到惜惜的美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

“我无心打扮，随便穿穿就可。”贺惜惜坦言道。

“不行。贺硕王府的颜面要顾及，而且那天众家格格哪个不是费心打扮、金装玉衬，你的不在乎反倒会害了你。”

贺惜惜想了想，轻叹口气，“那就由额娘作主吧！”

“那你早点歇息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”

贺福晋轻拍了下宝贝女儿的纤肩，才缓步走出房间。

屋内又陷入静谧，她的心思却无法沉静下来，只能随天意决定她的命运了。

一晃眼，杜云罗进宫已经三个月，由于他是由太监总管引荐进宫，身分较一般新进太监不同。

魔魅公公

再则他面如冠玉、玉树临风，深得后宫嫔妃们的喜爱。

在众人口耳相传下，这位仪表不凡的杜公公事迹已传遍整个后宫，当然也逃不过皇上的耳朵。

在一次传令召见下，两人相谈甚欢。皇上十分欣赏口才一流、文采上乘的杜云罗，很好奇像他如此尔雅出众的男子怎会自愿来皇宫担任太监一职？

杜罗云回道：“奴才幼时家境还算富裕，念过几年书。但老家因黄河决堤而冲毁，家人失散。奴才四处流浪，巧遇出宫办事的黎公公，他不仅救了我，还为我治病疗伤。他老人家提及净身入官可得一笔不少的费用，奴才正需要一笔钱来找寻失散多年的亲人，所以自愿入宫为太监。”

皇上摇摇头，感慨道：“你为寻亲还真是牺牲不小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”

“为寻亲生父母，这是不得已的，奴才并无怨言。”

杜云罗说话有条不紊、不卑不亢，皇上因此更加赏识他，当下便做了决定。

“朕封你为‘金品公公’，从今以后你就跟着

朕吧。”

“皇上，奴才进宫没多久，怕服侍得不合皇上心意。”杜罗云假意推辞。

“不碍事。朕命鱼公公教你，凭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学得很快。”说完，皇上哈哈大笑，花白的长须也为之轻颤。

“感激皇上抬爱，奴才定当全力以赴。”杜云罗低手长揖，低垂的俊脸扬起一抹诡笑。

“好，午后要挑选妃子，这件事就交由你全权处理。待一切就再唤小春子来景祥宫通知朕一声。”

“奴才这就去办。”杜云罗邪眼一眯，领命退下。

他才走出金銮殿，太监小善子前来传话，“禀杜公公，各方佳丽已在玉贤楼等候了。”

杜云罗思忖了一会儿，眼里快速地闪了道邪光，沉声道：“皇上刚回景祥宫休息，让她们再等一会儿吧。你去知会那些佳丽们安静等候，稍安勿躁！”

“喳！小的这就去办。”

“等等，我也去瞧瞧吧！”杜云罗有些好奇，

魔魅公公

想瞧瞧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竟为了名利，情愿嫁给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头？

难道这世上除了金钱、地位、权势外，其他全都不重要了吗？

玉贤楼内，来自南北各地的佳丽分列两侧，一见风采卓绝的杜云罗踏进楼内，无不睁大双眼，一脸驚訝的模样。

杜云罗迈着沉稳的步履，一一欣赏她们的姿容。的确，从各地精挑细选来的女人果真不同凡响，个个沉鱼落雁、艳如桃李，脸上的笑容妩媚多情，可见想进宫的心态十分强烈。

他一个回身，瞧见一个躲在角落低垂秀容的女子。她头压得极低，让他瞧不清楚容颜，但隐约可感受到她极不开心。

她的举止和这里的其他女人大相径庭，不禁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他举步走近她。

“把头抬起来。”

贺惜惜心一警，骇得全身发颤，小脑袋压得更低。

“惜格格，杜公公在和您说话啊！”一旁的小善子开口道。

贺惜惜闻言，这才为难地略抬起头。才一扬眸，便对上杜云罗那双邪肆幽沉的眸子。

杜云罗心里一震，有片刻陷于惊艳的愕然中。

天哪！天底下真有美若天仙的女子！她的容色姝丽、桃腮带艳、气质优雅，他想不出任何句子来形容她的仙姿玉质。

其他美女与她相较之下完全失了颜色，光芒全被她所掩盖，压根出不了头。

贺惜惜也是一阵心悸，眼前这名器宇轩昂、卓尔不群的男子一见会是个公公！难道宫里的公公都长得这般俊俏？

可是他为何要以这种“可怕”的眼神看她？蓦然，贺惜惜发觉自己的脸蛋灼热了起来，整个人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战栗。

“惜格格？”杜云罗看了眼手中的名单，目光落在最后一个名字上。“你是贺硕王府的贺惜惜？”

贺惜惜不语，只是点点头。

“你很害羞，老是低着头，不怕被皇上忽略掉而落选吗？”杜云罗向来不是多话的人，尤其是对



女人，但贺惜惜已引起他的好奇与关切。

突然，他心头有丝忐忑，担心以她的绝色姿容怪选中选命运。

一个如花娇娘配一个垂老皇帝是幸抑或不幸呢？当那老皇帝临幸她时，又如何能让她满足？思及那画面，杜云罗心底陡升一股怒火。

贺惜惜依然惜言如金，不肯多吐露半句话。额娘交代，进宫后谨记少言少错，否则易沾惹是非。何况这位杜公公一双深幽的黑瞳直盯着她，神色中又略带三分的邪气，令她无以招架，更加不敢开口。

“本公公在问你话，难不成你自视甚高，笃定中选，所以目中无人？”

他嗤笑着，突然伸手抬起她的小脸，直直看进她那双满是警怯含泪的大眼里，诡笑了两声，又道：“宫中规矩特多，你这种爱哭的个性是最要不得的，一定会被人欺负的。”贺惜惜睁大杏眸，盈眶的泪水终于坠下。她不懂他为何要告诉她这些？

“公公，能不能请你帮帮我？”这位俊美的公公应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若求他帮忙不知行不行。

魔魅公公